

筑路情怀

□ 刘永利

另一种乡愁

乡愁是村外潺潺而过的河,是屋顶袅袅升起的烟,是落在两山间的七彩虹,是榆钱树下孩童的嬉戏声……离开中铁十六局三公司兰渝铁路项目部之前,我一直以为,乡愁最应该诞生在人们出生的地方。

前些天,同事发了一条朋友圈,说时令已过春分,兰渝又降下了一场雪,还配了一张雪压枝低的照片。一瞬间,心中某个柔软的地方就被同事所说的这场雪,抑或是“兰渝”这两个字给触动了。关于兰渝的记忆都横冲直撞地涌进脑海,竟不由自主地沉重了起来。那一刻,分明能够感觉得到,那是一种思念,对那个地方,包括那几年的特殊时光。

兰渝是苦涩的,直通味蕾。2009年3月,我踏着还未融化完的隔年雪,来到了兰渝,成为“新长征”队伍中的一员。那里很高,稀薄的空气让初来乍到的我们紧走几步都要直喘粗气。霸道的紫外线,同事们不约而同地蜕了一层皮。那里很干,单调的两种颜色,一种是青得发白的石头,另一种就是低调得没有棱角的黄土。青赤的山头,高而无点绿,厚积的尘土,在车轮碾过处肆意卷飞。那里很冷,5月可见飞雪,9月便来寒潮。在那里,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见到一半绿色、一半白色的神奇景色。滴水成冰的季节,只有穿上厚厚的棉衣,

为暖气管裹上臃肿的防寒布,才能平安过冬。就是在那个偏远落后的小山村,那个默默坚守在312国道旁的彩门,以及那一句“建好兰渝铁路,装点第二故乡”的标语,见证了我们的7年的故事。在那里,我和我的同事们,艰难地打通了两座长大隧道,架起了一座高墩大桥。

兰渝是质朴的,勾勒着如土一般的暖色。那一年,村里的集中饮水管道堵塞,项目部专门抽出两台装载机。村民送来的那面“情系农民,造福社会”的锦旗,一直挂在项目部会议室的墙上。那一年,一如既往地举办“六一”校园行,我们将书包和助学金送到孩子们手里。至今还记得,我们被挖度逸夫小学的小朋友系上红领巾,一起玩游戏的童趣。那一年,漳县发生了6.6级地震,引发洪水泥石流灾害。项目部积极参加灾后道路抢修,还将一车车隧道渣石送到建设中的新农村。在兰渝的7个年头,我见过不少的人,经历了不少的事。记忆的胶卷上,刻印着的,是黄土般和睦的质朴。那里有热情好客的包明礼村长,有干活卖力的李来喜,我甚至还记得项目部旁小卖部老板的笑意。

兰渝是倔强的,走出了“二万五千里”。都说建设兰渝铁路不容易,事实上远不止环境恶劣、山体陡峭、岩石破碎还有近乎苛刻的施工工期。7年里,我曾

经记录下这样一个镜头:陡峭的山体,60多米的落差,一辆挖掘机正探着脖子在几无立锥之地的山腰上刷坡,回旋出一寸寸场地;7年里,我还见到了十几个人顶着钻机,喊着整齐的口号,吸着冷气流着汗水在大管棚施工的场景;7年里,执拗的隧道围岩和断层突水,让我一个门外汉都懂得了“超前预报”和“施工步距”;7年里,我见证了东扎沟大桥的桥墩从地下打到空中,合龙后,穿过它可以

从后山坪隧道出口走到东扎沟隧道的进口。兰渝人都记得,2013年8月18日的那个中午,总理来到了隔壁的工地。至今,我们仍然骄傲着他那一句“十六局是有战斗力的队伍”的点赞。

离开兰渝就快两年了,原本以为自己不会有半点留恋,毕竟那里太阳那么毒,气温那么低,空气那么稀薄,单就那一条12公里的石子路,都能走出望眼欲穿的距离。当某一天无意中点开一个《兰渝铁军之恋》的视频时,那山尖飘过的云,遭人嫌弃的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,还有那已经铺上铁轨的桥和刻了仿宋字的隧道,竟惹得心中阵阵紧蹙。那一刻,关于兰渝的回忆,都结成了浓浓的乡愁,不知不觉中眼里已泛起了泪水。

现在,我的那些可爱的同事们,他们正遍布在大江南北,经历着属于他们一个个“兰渝”。你瞧,那徐徐开来的架桥机,那一个个行走的安全帽,那一米一米掘进中的掌子面,还有那捧在手中“建功立业”的奖杯,以及村民们闲聊时带着赞美色彩的“十六局”,都在不约而同地沉淀着,一种独特的铁建人的乡愁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六局三公司

永远的铁道兵

□ 梅梓祥

严歌苓的《家常篇》

严歌苓这个名字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。她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女作家,用英语、汉语双语写作,美籍华人。年纪尚不到60岁,却已著作等身。她的诸多代表作《陆犯焉识》《金陵十三钗》《小姨多鹤》等,想必一些文学爱好者都曾多多少少阅读过。1983年至1988年,她曾在铁道兵、铁道部工程指挥部(中国铁建)文学创作组,专事文学写作。

她在中国铁建期间,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《绿血》《一个女兵的悄悄话》等作品,写铁道兵题材的作品不多。除了与她前夫、作家李克威合作创作过铁道兵生活的几部剧本外,就是今天我向大家推介的报告文学《家常篇》。

《家常篇》刊载于反映引滦入津工程的报告文学集《地球上留下的痕迹》。故事讲述张承德连长在引水隧道工程中,不顾家里妻儿,带病坚持工作,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事迹。事儿不能再平常,主人公的思想境界,也不比别的连长高出多少。作品洋洋万言,引人入胜的魅力在哪里?看看这位名作家,“名”在哪?建设者的生活,应当怎样表现?

作品以工地声响开头:“发电机、抽风机、抽水机组成人耳鼓欲碎的世界”“人的寿命要有多少被噪声折去”;没有见到连长,出洞发觉自己的棉衣裤被洞里的水弄湿,“已冻得铁硬”。现场气氛热烈,只字未写“苦”,读者心领神会其艰辛:“噪声折寿”,这种牺牲太大了,我们习以为常的事,作家敏感地发现。

接下来写采访连长。连长木讷,机灵的通讯员叫来连长的妻子。通篇都是作者与连长妻子的“家常话”,其实是妻子又爱又怜地数落丈夫的话,从到“工地探亲”那天开始——

……再咋忙,还忙得接个站的功夫都没有?我就不忙?孩子是我带大的,粮食是我自种自吃,谁家没个男人招呼着?不说那了!我们到了西又换车到这里,一看,我傻眼了!这地方咋住人?就现在这间房子(这是个里外间极其简陋的砖房),这里屋俺们住,外面住统计员和文书,只隔一层门帘子……这咋住?早知道这样,我可真不来了!

我住下的头一天,他回来打了个招呼就走了。第二天一天没见他影子,夜里回来了,刚躺下,又听见那边

杨柳哨子

每到四月,看到青青的杨柳,我经常想起制作杨柳哨子的情景,那是我童年抹不去的记忆。

记得上小学时,每次放学回家,需经过一片树林,林子里长满了柳树、榆树和杨树,这些都是做哨子的好材料。我们几个伙伴总是争抢着挑选中间不带任何杈杈杈的,枝体苗条笔直的树枝。采下树枝后,两手捏住它,分别向相反的方向用力拧。等到树皮完全与枝条脱离后,将枝条抽出,只留下一个空空的、软软的皮管子。这一根管子,一般可以做好几个杨柳哨子。把它们分成几段,每段的一端剥去约半公分的一层薄薄的外皮,一个哨子就做好了。这时我们几个伙伴就开始比试了,看谁制作的杨柳哨子声音洪亮。其间时常有人不服气,将两三个杨柳哨一块放在嘴里,憋足了劲吹,奏出美妙的和弦音。就这样,大家一路吹奏着激昂的乐曲往家里赶。

采摘榆钱

每年四月上旬,正是采摘榆钱的好时候。童年的记忆中,老家的房前屋后种了许多榆树。为了摘榆钱,父

工棚闲话

□ 周广宽

为官当学赵轨君

单位党员教育,纪委组织大家学习《廉如清水的赵轨》:北周时有个官员叫赵轨,在齐州任职4年中廉洁清正,政绩显著,被调为京官。临别时,一位年近长者代表百姓敬一杯清水给赵轨说:“别驾在此任官,从不受贿纳物,如今您要走,我们不敢以酒相送,您清廉若水,特献上一杯清水为您饯行。”赵轨很感激,一饮而尽,众百姓伏于道旁挥泪相送。听了这个故事颇有感触:自古贤人受推崇,为官当学赵轨君。

为官学赵轨,要做到“流水不腐,户枢不蠹”。君子为政之道,以养德为本。古人云:“祸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。”领导干部要把握住自己,必须从小处严格要求自己,“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”。有些领导干部常常把生活中的小节看轻了,认为那属个人小事,无碍大局。殊不知,生活中的小节与大节是紧密相连的,小节不保,必损大节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九局二公司



铁道兵作家在引滦入津工地采访前排左一为严歌苓。

什么机器叫唤的声不对,赶紧爬起来跑了。我跟着喊——他棉裤没穿咧!天明,我给做了饭是左等不回,右等不回,孩子饿了要吃,我哄不住……去看看他咋个忙法。到了下面,我左右不见他人。再一看,人家守在机器边上睡着了。机器比雷声还炸耳,他倒不嫌吵,睡得怪香。下面垫了个草垫子,头上盖件大衣……我这下可难过了!这么大个人,他要不要累成那样,能倒在这儿就睡么?

他在医院住了十几天,就是横竖查不出啥毛病。那天医生又说检查,这检查可是受罪的事,要做一天饭,水米不准进。他这脾气最犟,又加上这病把他磨的,火气那个旺!我哪里找得住他,只好跟他回来了。你想,他这么大个子,让病拖得只剩一百二十来斤。

我吃惊地问:“那时比现在还瘦呢?”“哎哟,谢天谢地,你见他现在在这模样算是最精神的时候哩!”

文学是入心。报告文学写人,在不动声色的轻松、自然对话中,连长、连长妻子的形象、性格、栩栩如生地立在眼前。夫妻的恩爱,对职责的热爱、忠诚,没有半句说教和任意拔高,读者倾听着,不知不觉地生发出对建设者的亲切感和由衷的敬意,并深受感动。

文章的结尾:我打趣着:“大嫂,好东西留给张连长吃吧,他太瘦啦!”张连长一本正经的回答我:“我一辈子也胖不了——胃下垂好几公分。”

“真的?那你可得好好注意。吃东西要少而精,少吃多餐……”我几乎倾尽全部有关知识。

我又想到一句:“对了,吃了饭在

床上平躺半小时,也治胃下垂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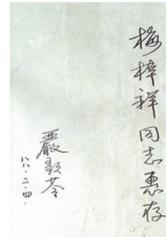
他们三人此刻已送我到路口,我无论如何不让他们再往前走。我揣了本沉甸甸的采访笔记走上公路,这时又想起一句有关“胃下垂”的常识,医生说:人长胖胃下垂自然就会好起来。

我回头望去,张连长此刻也正扭头朝我望着,我们相互挥了挥手。但愿你能长胖些,张连长……

这段文字,最见作者“才情”。才易难逢。才,多读几本书,就能多少增长些“才”。情,却是娘胎里带来了,一半,后天修炼了一半。“生来多情”就是指遗传了情。有的人“寡情”,却爱“煽情”,文章就令人生厌。才情兼备,才是好作家,才能写出优秀作品。

作者仅仅与被采访的对象相处了几个小时,临别时情意绵绵,细心、周到地关爱对方:“但愿你能长胖些,人长胖胃下垂自然就会好起来。”这是视众生为亲人的普世之爱。自己的采访,我们的许多写作者,对自己的采访对象,是否也曾投入过这般的贴心、关怀?

严歌苓最新出版了一部反映铁道兵生活的长篇小说《床畔》。



严歌苓签名赠书



梯田

张耘摄

神州风采

小车间畔

□ 张璐 郭微微

四月的小车河还有点缩手畏脚,但吹过来的河风却夹杂着丝丝的暖意,晕开了树桠,染红了鲜花,激荡起的还有行人的驻足、钓者的耐心和泳者的无畏寒冷。

小车河本是连接阿哈湖和南明河的绸带,环抱青山,延绵而下,依山势而行,躲藏在群山之中,遇滩则宽,遇峭则急,静若处子,动若脱兔。

它到底有多少岁,又在这里存在多少个月,大家都不曾记得。依稀听到年老的人张合着缺牙的嘴,眼中散发着亮光讲述着他们还是孩童时,在这里游泳戏水的故事。也许小车河在岁月的长河中还是个孩子,难得的安宁,静静地流淌。

突然有一天,小车河畔来了一群人,他们统一制服,戴着安全帽,顶着中国铁建的头衔翩然而至,接受着四周期许的目光,抑或是冷眼的嘲讽。但他们并没有丝毫的畏惧,顶着压力,夜以继日,深挖河道,建屋搭桥。他们为小车河设计腰线,裁剪衣裳,为它清淤撩草,为它伐杂开道,为它饰之于灯火,配之于霓裳,以水车为钹,以假山为锣,步步生香。他们把它当作一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艺术精品,大胆创新却又小心呵护。他们不惧时间,亦不畏艰险,一年又一年,一栋栋高楼耸立入云,一片片绿树蔚然成荫,一个个小区初见雏形。渐渐地,小车河畔热闹起来了,搬来了好多新的住户,迎来了好多新的面孔,未脱的稚气、苍老的皱纹、紧致的光滑,不胜枚举。渐渐地,它也长大了,它不再是终日混迹于林间,与水牛嬉戏、与蝉声为伴的调皮孩子。它长大了,静静地听着周遭的欢笑和叹息,看着建设者办公室的彻夜通明,见证着身边的建设和修整,沧海桑田,或回应于波光,或答应着涟漪,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。

热闹起来的小车河畔,人声鼎沸,车辆如织,令它目不暇接。它好奇地倾听,时而好奇,时而惊喜。偶尔小车河也会回忆起来安静的日子,卧听风吹雨,静敲落杏花,它缓缓流淌的生命里慢慢注入了铁建人的影子,静静沉淀。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。一年四季,小车河总能给我们惊喜。

小车河是美丽的,时而懵懂,时而激昂,时而内敛,时而纵声欢唱,它有不加修饰的豪放和婉约,淋漓尽致酣畅与简伴。小车河是幸运的,等待它的不是大刀阔斧,支离破碎,而是一群铁建人小心翼翼地保持原样的和平。

对于小车河,我们爱它、惜它、尊重它、痴迷它,我们加速着它的建设,却也坚守着它的初衷。

我们都是小车河的孩子,靠着小车河滋润着身心。它目送我们一批又一批人的离开,又张开怀抱迎接一群又一群人的到来,这群人将一颗颗真心交予小车河畔。我们都是小车河的孩子,它可能没有哺育出状元的儿女,也没有行吟诗人曾在它的身上留下只言片语,但它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流淌,晴光潋滟,烟雨蒙蒙,它用无声的波光粼粼荡漾着一个又一个的小城繁华,守望着一群又一群人的赤子之心。

然,小车河也已回报我们一首惊艳的铁建赞歌。这首歌由开凿者定调,建设者谱曲,守卫者传唱,而后将由更多的人改编和延续。这首歌,很动听,很心酸却又斗志昂扬,它歌唱着艰苦的开凿、心酸的建设、不易的守卫,它歌唱着无悔的青春和激情、奋斗和贡献。

时光易老,唯愿岁月不起皱,河水不打颤,一切奔腾向前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地产贵州大型项目公司